尚書引義

尚書引義卷三

明衡陽王夫之譔

仲虺之誥

易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誥之言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夫事與人之相接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者不可謂事也何也不接於吾之耳目口體天下非無事也而非吾之所得制非吾之所得制則六合內外固有不論不議者矣則固非吾事矣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者不可謂心也何也不發而之於視聽言動吾亦非無心也而無所施其制無所制則人生以上固有不思不慮者矣是尚未得爲心也是故於事重用其所

以來於心亟用其所以往於事亟用其心之往於心亟用其事之來往來之介眞妄之幾生死之樞舜跖之分古之君子辨此而已矣心之往則必往矣事之來則必來矣因其往而放之者縱也因其來而交之者欲也於其往而固遏之於其來而固拒之內與外搆力爭其流者克伐怨欲不行者也於其往而遊於虛於其來而制以機往而曲以避物之來來而巧以試心之往以反爲動以弱爲用之術也古之君子則皆灼然見其非道而不此之務矣是故酌自然之衡持固有之眞以範圍往來於不過其往也極其用而不忒其來也順以受而不逆夫是之謂建中也嗚呼非察於幾達於誠而知心與事之浹洽以利用者孰能與

於此哉天地之德日新富有流動充盈隨在而明其義於有形有色無方無體之中者至足也其流動也洋洋日發而無不及使不及焉則此且虧朒而不紹乎彼洋洋日發者本無不直也其充盈也森然各立而不可過使可過焉則此且溢犯乎彼而彼不足以容森然各立者本自有方也道之在吾身以內與其在天地之閒者既如此矣流動者與物酬酢以順情理而莫有適居充盈者隨事有宜以應時變而莫能協一必待行之而後可以適焉必待凝之而後可以協焉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耳目口體形著於實受來以虛視聽言動幾發於虛往麗於實其互相入者有居中以宰之者也以凝之者行之斯以事無不宜

而心無有僭卓然而有其直卓然而爲其方居乎此以治乎彼故曰制也夫然受中以生則無不直而無不方內之則旣然乃中建於天下有定理焉直之方之所自著也外之亦旣然矣故告子之言曰義外而言禮之駁者亦曰禮自外作夫內之旣卓然有可凝之直方矣則義禮之俱非外也亦明矣我無以辨外義禮者之非也則以外非無禮義而不制於我則非我之義與禮也蠭螘之君臣虎狼之父子相鼠之皮體燕鴈之配耦何有於我義外之非夫人而言之孟子之辨已析也禮外之云樂記之枝詞也而賢者徇焉乃以云事在外義繇內制心在內禮繇外作朱子云則是於其來而授物以所未有於其往而增益以心所本

無日以其心與天下構而日以天下與心構舍自然之則忘固有之眞斯何異於老氏所云反者道之動哉且夫義之必內如冬知湯而夏知水也禮之必外其且叛渙於天地之間自爲一類如風之不可以目見空之不可以手握乎將禮之用孰從而舉之禮之名亦不足以著於人矣義之內也以智而喻禮之內也以仁而顯喪之哀祭之敬食之不紾兄臂色之不摟處子亦惟以求歉乎心也必求如此而後慊於心則心固有之故曰復禮則亦如秦炙吾炙之胥旨吾舌矣若禮之立於吾前以待用者既似授之規矩而非木之能自爲方圓授之羈靮而非馬之能任驂服可云外也則義亦顯立吾前賢在而授以尊長在而授以

敬先外禮之說亦未有不可以義爲外者也古之君子智足以喻此萬物之充盈以來以形之虛者應之俾得所歸而宜以協仁足以顯此吾性之流動以色之實者奠之俾安所止而與以敦事與心胥制於所建之中反身而誠不遠矣葢天理之流行身以內身以外初無畛域天下所有卽吾心之得吾心所藏卽天下之誠合智仁通內外豈有殊哉彼智不足以及此者其昏也因其往而往之因其來而來之其鑿也於往而禁其往於來而忘其來仁不足以守此者其妄也任其往而之於敝任其來而汎爲交其矯也苦持其往而不得所麗過杜其交而不綏以宜亦惡知往來之幾形形色色之誠自有其中焉而建之也哉執之

無權存之無本而內不放出以制心外不放入以制事斯
釋氏鼠入牛角之謂與於不仁之甚者可弗辨乎

湯誥

顯性之有而目言之易謂之緼書謂之衷詩謂之則孟子
謂之塞求其實則中庸之所謂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
終與終之始與始之終以密合乎始始以綿亘乎終相依
而不貳不著其文而已盈靜與存而皆安動與行而不滯
官不過而如其量神周流而徧不失故曰衷也夫人之有
形則氣爲之衷矣人之有氣則性爲之衷矣是故痿躄者
形具而無以用其形則惟氣之不充乃形未有毀是表具
而衷亡也然則狂易者氣具而無以善其氣則惟性之不

存乃氣未有餒是亦表具而衷亡矣氣衷形循形而知其有也性衷氣循氣而不易知其有也故君子之道鮮矣今夫氣則足以善足以惡足以塞足以餒矣足云者有處於形之中而堪任其用者也若夫匪而不遷善而無惡塞而不餒者則氣固有待而足焉而非氣之堪任也故曰性衷氣也氣非有形者也非有形則不可破而入其中然而莫能破矣而絪縕摶散者足以相容而相爲載則不待破以入而性之有實者固與之爲無閒夫性之爲衷於人也不待破而入非徒於氣然也形亦莫不然也破目之黑白而求明之藏也不可得破耳之窾音科曲而求聰之藏也不可得因實而入實則亦因虛而入虛凡有形而皆入焉亦凡

有形而皆衷焉耳亦衷此也目亦衷此也四體百骸而皆衷此也凡有氣而皆入焉亦凡有氣而皆衷焉衷乎形者氣衷乎氣者乃天之所降之衷則亦徹乎人之形氣皆爲之衷也哉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面背四體形也氣之表也以見以盎以施氣也形之衷也乃其根心而生色者更有衷氣者存也君子所性也是故人之生也氣以成形形以載氣所交徹乎形氣之中緜密而充實所以成所以載者有理焉謂之存存人之死也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性之隱也未嘗亡而不得存者與魂升與魄降因其屈而以爲鬼神故鬼神之與人一也鬼神之誠流動充滿而人之美在中也其屈也鬼神不殊於人而其德惟盛其

存也人亦不殊於天而其性以亟然則此衷也固非但人之衷而亦天之衷矣形而下者人之性形而上者天之理故衷曰降非其麗乎人而遂離乎天也天下逮於人人之衷即天之衷也且夫天之有衷奚以明其然也今夫天蒼蒼而已矣曠曠而已矣蒼蒼者不詘曠曠者無極氣也而寒暑貞焉而昭明發焉而運行建焉而七政紀焉而動植生焉而仁義禮智不知所自來而生乎人之心顯乎天下之物則焉斯固有以入乎氣之中而為氣之衷者附氣以行而與之親襲氣於外而鼓之榮居氣於中而與之實者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而一陰一陽劑焉統天之行元亨利貞而四德敍焉是則天之衷也形而上衷乎天形而下

衷乎人繇天以之人因其可成可載而降之人乃受於天亦既主形主氣而莫不以爲性之藏也故曰亟是故形則有亟也氣則有亟也然而有不亟者形之有痿躄性之有狂易或傷之或陷之一人之身而前後殊斯不亟也形之有利鈍氣之有衰王利易而鈍難王壯而衰餒均人之身而彼此殊斯不亟也其不亟者何也文著於外質凝於內著於外者梏其內故與衷而相離滯於內者困於外故衷不效於用也衷也者其外不著其內不滯柔與爲柔剛與爲剛動而不喪靜而不遺無所忤而柔順與親無所撓而剛健與幹化不流而居不失則亦奚有不亟之咎哉亟者何也曰誠也誠神誠幾於物胥動誠通誠復於己皆眞斯

以屈伸變化終始弗離而莫有不孤矣嗚呼古之知性者其惟自見其衷乎仁義禮智以爲實也大中至正以爲則也闇然而日章以內美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以充美也故曰乾坤易之緼邪變易者其表之文健順者其裏之著陟略切與惟此不察則且以元牝爲根而其中楞然則且以督爲經而其動芤然則且以運動爲性而其守蕩然則且以眞空爲體而其主冥然忘其衷之緼襪其緼之塞生民之性淪胥以鋪非直日用不知者之咎也

太甲一

權重於經者也經有未審縣重以酌其平之謂權也而或以爲輕於經而行其妙則誖矣重於經者持而乃得其平

輕於經者反而外移於衡之杪則權重而物輕物輕權重
物且昂起而權墜矣何有於權之用哉爲魯莊公責者曰
母不能制當制從母之人審然則太甲之狎於弗順不必
放桐而但施刑於弗順之胥人也其可哉此有道焉亦有
權焉制弗順者則畸而之輕制太甲則持而之重也嘗試
論之以本末言太甲之欲敗度縱敗禮本也弗順者之給
其欲導其縱末也不持其本而急其末猶攻壽者之急四
支而遺腹心也一弗順退而一弗順進一弗順殛而一弗
順興故曰人不足與適也不足者力之不足我處外庭而
輕權之不足彼在君心而重也以情勢言太甲之情弗順
者之勢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體之於安佚

夫人之不能廢而獨謂君上之不宜有此乎弗順者見制而不逞則重爲滅替以相激將使安飽之不給乃宣言曰是使王監門與皁之不若也沖人何知始相憐中相悼終相匿而睽於元老者益孤矣良娣刻木以行甚而鄭侯疏劉瑾伏地以請死而韓文絀其明驗已如其欲顯戮之與則害尤有甚焉者凡權臣之偪主亟先削其君之肘腋故后羿篡而靡表無反闘之臣州蒲弑而匠麗先胥童之死今以靖獻之心弗擇而蹈其轍左右相依之媚子旦放一人焉夕誅一人焉取之君側而肆之市朝孱爾沖人始則姑聽之繼則涕泣以講之又繼則甘心羣小以報之矣彼羣小者既挾尊主之號以爲彈壓之名其主亦懷孤立之

恐而已抑終以投鼠忌器之故不得大快其所欲爲卿尹百辟其不中立以祈免者鮮也則身危而國亦隨之矣均一非常之舉則何似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以散脅人之聚也是故畧庸人之好惡審天理之權衡伊尹所以任堯舜之道於躬而直行不惴也夫佞倖持權權移而毒下逮天下且血背搤腕以爭致其怨惡而君之失德奬姦姑寛假而不忍深求此亦君臣之彝倫所不可泯而要以爲庸人之好惡何也畸其重於佞倖而不諒其不足以有爲也若夫天理之權衡善有所自植惡有所自致君實處隆堦遠壑之勢而給欲導縱之夫固卑且賤以順君子之命或趨善或趨惡猶驟雨之乘回風可使南而可使北君子豹

變則小人革面固大人君子所矜宥而移易者也積不欺之忱膺毋貳之棐拔本塞源以正告天下萬世而無疑則弗順之子淵藪已失而不敢以螢尾爭日月之光亦震驚洊洗謹執其唾壺虎子之司矣故于桐初放未嘗有流竄匪人之刑奉冕既迎終不有易置近臣之事然而太甲思庸則已撻於枹鼓其效爲不爽也格君心之非者經也放之以格之者循經而尤重之也人不足適而急於適人者末也適不可適之人而以自詘者益爭於末而倒授以重之味者不知嘗試輕杪而利其易制覆取墜焉其不可與權也久矣乃伊尹之克任大權以正大經者一介取與之義咸有一德之貞志大明而誠孫立彼魯莊者固不足以

自取自用則因乎習之所貫爲其情之所歆於是而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他取別用而於二殊五實之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不謂之命哉天命之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目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爲器氣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强不息日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養性也於是有生以後日生之性益善而亡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滯於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人日與媮暱苟合據之以爲不釋之欲則與之浸淫披靡以與性相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然則狎于弗

順之曰太甲之性非其降衷之舊克念允德之時太甲之性又失其不義之成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異抑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豈一受成侀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曰臨之天曰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爲性終身之永終食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乎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倏而疢疾生焉氣之善也

餓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鱠風犯藏者喎瘴入裏者厲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羸之肌形氣者亦受於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於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爲無爲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爲也無爲而足以成成於幾也幾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

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縣一性於初生之頃為一成不易之例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也嗚呼豈不妄與

咸有一德

言道者胥言一矣乃從乎形氣而數之則一者數之始也以俟夫增加者也依於道以言之則一者數之終也無不統會者也且以數而言之一而小成十也其大成萬也乃至參差不可紀之至賾而會歸於一則莫有踰於一者也若其　倍而生二析一而破之也參而生三佛一而岐之也取其破析分岐之餘而孤持其一則必至於賊道伊尹

曰咸有一德據純德之大全而言也故曰德二三動罔不凶不可生二以與一相亢衡生三以與一相鼎峙也明矣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非散殊而有不一也又曰無自廣以狹人非傅取而有不一也是故道非可汎兮其可左右也非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居二之沖沖而用之不盈也誠汎兮其可左右與師左則不協於右師右則不協於左矣誠沖而用之不盈與將虛中以游於兩端之閒自廣而狹人天下之德非其德矣老氏以此壞其一而與天下相持故其流爲刑名爲陰謀爲兵法凶德之所自生故曰賊道也夫以左右無定者遇道則此亦一道彼亦一道以用而不盈者測道則方此一道

俄彼一道於是而有陽闔陰闢之術於是而有逆取順守之說故負婦人嬖宦寺而以霸焚詩書師法吏而以王心與言違終與始叛道有二本治有二致仁義亦一端殘殺亦一端淌洋因時立二以伉一乘虛擇利游三以亂一乃囂然曰凡吾之二三皆一之所生也而賊道者無所不至矣老聃之幸不即爲天下禍也惟其少欲知止不以天下爲事耳不然又豈在商鞅李斯下哉古之君子雖遇中主進危言而不姑導以厖雜之術全而學之全而用之聖足以創賢足以守中材猶足以不亡其惟一以統萬而不二三以伉一乎一以統萬者達天者也今夫天則渾然一而已矣天居一以統萬聖合萬而皆一尹自耕莘以至於割

夏一也道義以嚴取與也湯自有國以有天下一也義禮以制事心也夫是之謂達天有其始卽以之終有其微卽以之著立一資始之謂統天成一允終之謂成物合一於中之謂盡心傳一於言之謂窮理合天下之臣民舉萬事之綱紀胥一於善而無不實也無不純也故冒天下之道而不可過貞天下之觀而無所疑一之用大矣哉彼之析一以二游一於三者侈數廣而執一狹狹於執一侈於生三而放以之於萬以自廣而狹天下則始之局量以小規模以隘而不足以資始終之詖而蔽蔽而窮而不足以成終不知大備之謂一者其賊道固必至於斯也夫惟備斯純惟純乃大是故周子伸一而圍之以為太極二殊五實

仁義中正之理不一也莫不備也而曰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夫太極既已範圍天下而不過則且何所容小人之悖乎悖云者舉一所備之二以伉一舉一所函之三以游一勢逆而背其宗也道一而已矣一以盡道矣道非大而一非小不得曰道生一一該萬矣萬爲一矣二亦萬之二三亦萬之三萬乃一之萬不得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繇此以積彼堅彼以敵此因以有常師因以有常主專師多敝而尊主不達測之妄而執之吝不能出於一之中而固已悖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嗚呼可不愼與

說命上

君子之道无妄而已矣天積陽於上而雷動於下積者誠

也動者幾也誠而幾神矣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則大亨以正大亨故通乎幽明正故絶其疑似通乎幽明其言也順絶其疑似其言也信順以信乃以无眚無疑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誠則物之終始賅而存矣若夫疑者則必其妄也疑也者非有也有則不疑也疑之者非無也無亦何疑也非有而有非無而無非有非無而亦有亦無則夢是已今夫夢其積非富有知其不原於誠其動不以時知其不足與於幾不誠不幾而若有神焉豈神也哉故孔子之自言也曰五十而知天命誠也六十而耳順幾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神也神無方矩有方神而不踰其方則神不離乎誠也无妄之德積之富有而動之以時故老不

衰而益盛若其言夢也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盛而夢衰而不復夢或夢或不夢而動不以時血氣衰與之俱衰而積之也非其富有然則夢者生於血氣之有餘而非原於性情之大足者矣故高宗之夢見傅說之形其不足與於誠也審矣論者乃致疑於說之來高宗之往而曰豫知容貌者神朕兆先見者誠豈其然乎夫誠者實有者也前有所始後有所終也實有者天下之公有也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也神者無為也形之未形體之未體者也則五常百行畋乎誠著龜四體通乎神誠仁顯而神用藏也夢說而有成形用不藏而非神矣獨見獨聞而非有所終始仁不顯而非誠矣非誠而言神疑之府

也妄之徒也君子之所闕而不言者也然則夢說之形而旁求惟肖者抑又何也形者血氣之所成也夢者血氣之餘靈也血氣者一陰一陽之形而下者也同聲則相應同氣則相求形與夢同受成於已形之器於是乎夢可有形則居然若有一傅說之立乎前矣然而無與於形而上者故能得傅巖惟肖之形而說所啟沃之忱辭不能衍其言而識諸寤也蓋器可詭遇而道不可疑聞也藉其誠而神焉則奉若之訓胡不徑相授受於夢中以成不疾而速之化乃必待說之拜手以進獻哉血氣之靈有時而淸焉有時而濁焉恭默不言高宗能澄其血氣之濁以嚮於淸故其於傅說倘有之形相遇於若有若無之際然而誠未至

焉幾未通焉神未顯焉則得其粗而不得其精夫人意欲作證之頃乍離乎粗濁而與兩間固有之成形相爲邂逅洵有然者程子所云縣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非物來葢此時矣鏡器也物亦器也兩器之體異而均之爲器則其用合鏡不含物物非鏡生清則物現濁則物隱亦其固然矣然而鏡終器也道不生也故物影現而物理終芒也董五經豫知伊川之來者此也季咸知人之吉凶者此也釋氏之他心通者此也息紛紛膠膠之妄動而有其孤靜緜孤靜而生孤明孤明之主一資於血氣之清故無形而可有形影著而與形不爽然於形上之道終芒然未有與也葢以血氣之靈爲見聞之區宇雖極其清明而終如鏡

之於物物自物而鏡自鏡也鏡平則面正鏡有凹凸則面邪得其正則爲高宗之夢傅說得其邪則爲叔孫豹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矣邪者妄而正者亦非誠也故曰其匪正有眚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志氣者與理爲用誠之所自立也如神而道繇以生誠不可揜幾不可禦神乃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堯之得舜顏之事孔相孚以心相鄰以德奚夢之足云哉桼之何登彼乍發之隙光謂之曰誠謂之曰神也君子以无妄茂對天下在文王之詩矣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天誠也昭明也誠有其明非鏡之資日光以爲明也於昭于天而天下仰明焉則神矣故其詩又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作人而人與德其成人造其小子

誠以求之則濟濟多士而文王以甯矣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天之降雨惟其時也雨降而雲滋出惟其富也教育人才開之先也其不然者晴雲拔起於谿谷雖雨而無終朝之勢氣蒸妄動而應不以誠奚足恃乎繇此言之嚮令高宗納羣臣之戒繹甘盤之教敦誠研幾貞動而大亨雲行雨施移風易俗以德成人以造小子將奏言試功揚于王庭者非但一傅說而止何至祀豐于昵戒懲于克僅救過而不遑也哉治天下有道正其本以修政教而已矣治心有道盡其性以主血氣而已矣弋偶現之浮明畫獨見之區宇資形器之作清而不求諸道乘變化以疑爲神而不存以誠以治則鬼以氣則易衰君子之所不尙如之

何以誠神輕許之也

說命中一

嘗觀之天矣生生者其資始之至仁大義也然物受命以生而或害其生而天無所憂也不憂惡艸之害良苗而予良苗以棘距不憂鷙獸之搏馴類而護馴類以爪甲然而惡艸鷙獸終不以天弗與防而殄絶生化故曰天地不與聖人同憂無所用憂也聖人則不能與天同其無憂矣然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憂人也聖人之所憂自憂之有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恐或亂之子孫其子孫而恐莫保之情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

以異於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仁不足以懷天下義不足以綏天下慮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幾以无咎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陂祚之修短未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知且無容知而奚足憂邪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所不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苟憂其所不憂則惟恐天下之不喻其意而尚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感其惠而賜之衣裳以聯其情惟恐天下之不畏其威而耀其干戈以爭其勝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擬則厚其防於甲胄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制天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屬則有符命圖讖以侈天命衣

裳之屬則有覃恩醲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屬則有重法淫刑以刈豪桀惴惴然尙不自保也曰吾之所可以自護而不患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惟甲胄乎嗚呼孰知啟天下之戎心近以害於身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胄之爲甚哉有七屬之甲則有截犀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示天下以有可攻者在也秦畏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隴首漢畏閭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爲甲胄而文景以啟戎於七國哀平以啟戎於五侯曹魏畏強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宰輔晉畏外奪之戎寵任子弟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八王宋畏強藩之戎削弱將帥以爲甲胄而以啟戎於□□右文臣以爲甲

冑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侮分六卿以爲甲冑防宰相之戎而戎生於中涓甲冑抵實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冑蔽左而露右捽項而忘胸恃有甲冑之足禦戎也則暮夜有號而勿恤白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衞以自賊生人以殺人而甲冑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已密戎不自起起之自我而尚誰咎乎然則空拳裸體以冒白刃而信虎之不咥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冑陰陽不能賊而人事不能攖者人未之曙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甲冑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冑也自反而縮匹夫之甲冑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冑也故曰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非以爲甲冑而甲冑之用存焉聖人

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涖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躐等師天乃欲竝此而捐之曰將爲之仁義以正之則竝仁義而竊之惟絶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冑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冑也竝其公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敝也而欲竝銷之者則亦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藏身自私而以其銷甲冑者爲甲冑斯亦嬴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柰何而不安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夫憲天者不廢天之常而弛其所

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飭官愼爵慮動事事閑寵革非蠲祀飾禮進德賢正綱紀非僻遠地天絕亘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強弱聖以是憲天臣是以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爲禦戎之道亦卽此而在焉又何甲胄之足庸抑何甲胄之必銷也哉

說命中二

詭於君子之道以淫於異端之教者其爲言也兩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繆爲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詖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雖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藏立學之準而固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墮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

難也宋諸先儒欲折陸楊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衰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倒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若夫陸子靜楊誠齋王伯安之爲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惝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

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為行也以知為行則以不行為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惝然之知為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住坐卧也大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詘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秘也如是如之何為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今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

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闢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溺焉以喪志爲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詘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憑虛以索惝怳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逮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患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敢恃惝怳之罔光若有覿焉奉以周旋而無斁惡乎繇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

乃舍旃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雖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夷考其內行之醇疵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揚之徒異尚而同歸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先難也非艱者後後獲也此非傅說之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皐陶曰慎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主善爲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末繇之嘆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

彀率而郎能從也千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邁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騏驥馳騁於康莊正王畿包顯道之以覆軿折軸也柰之何助其餒以使炎乎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閒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爲歆失不以爲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

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詁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據梧消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爲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爲然也黃冠之煉已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爲知者也而爲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沉溺於行墨者之徒爲異學哂也尤懼夫浮游於惝怳者之偕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高宗彤曰

禮何放乎放於義矣義何放乎放於仁矣禮何放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爲禮也義何放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爲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爲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爲心之則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爲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爲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於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而無傷非義弗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弗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爲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不知其何以必愛而愛

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爲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爲惠懷之以爲惠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祗以傷親義之所紬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緣是以加益既爲吾親而無不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以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峙[illegible]斟酌於慈與否之閒而志已憯矣不孝莫大焉況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爲惠虧禮廢義以媮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禰（昵與禰通古文借用）賊仁之大者也古之

有天下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爲舍其大宗而崇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德自己立功自己定祚己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爲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禰親彌近者愛彌篤禮之所許也何也己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彌篤則豐而無嫌其遠者或享嘗以止或有禱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爲之準矣乃若殷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系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循其

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
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
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
之祚豐小乙之祀廢大宗以厚其昵高宗其曰我奄有之
則禮自我作而已背成湯之家法矣又何恤盤庚之失所
哉則甚矣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為
孝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慝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藎臣亦
莫得昌言以致詰而高宗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
廢義廢義則賊仁蔑成湯背盤庚而以彰小乙之慝小乙
傷矣己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
已徼其幸有人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蓋前人之

愆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禰以從己之欲則以導其親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則親辱夫固謂非親之詘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而以簞食豆羮施報之情上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有天下爲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不有天下將以爲怨而薄其報乎是泰伯可儕太王大禹不郊伯鯀也貪簞豆之賜加愛於其親稚子且羞爲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奚逭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兆亂而高宗夸大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豐祀也皆其不惠於義者也義之弗惠天之所絕災以之興而雉雊焉宗廟之中有禽心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可得乎嗚呼邪說與典禮

亂私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璁桂萼賴寵以逢君而持祖己之讜言者且覆罪以貶竄君臣師師傍爲盛美而祇以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爲人後者爲之子朱英宗之不得稱濮王明矣興邸之召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别廟而稱府君子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躋於武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賤[illegible]貽之巨愆以是爲愛也不知其祇以傷也聞祖己之微詞亦尚知媿矣夫夫子之刪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有存君者有存臣者盤庚無臣以存君也說命肜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奚得爲有道之君邪故夫子曰何必高宗畧之之詞也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遽附君所讎忌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爲仁則劉昶蕭寶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孟頫雖無國土而有祿食以祀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爲仁道之所以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酅入于齊春秋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也春秋之所惡胡氏善之幾何不奬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且夫古之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未有天下之先五廟以饗固已食於其國矣迨後嗣之絶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典禮修天子之事守則

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旣有淫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孫子則天位之得失僅繫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伯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益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速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亡哉卽令知祿父之必亡而麗億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

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憂紂虐之及已而重累以骨肉戕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幸禍以成名名順而心不安不徇乎名心安而名不順不徇乎心紂之發出狂而家耄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兄何有於其兄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成廷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酗敗德商其淪喪矣隱痛在心而渊泣弗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借微子而如箕比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虐用因殺者覵諸箕比其發尤酷而又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目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失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偷全兄弟之歡與則必如帝王成

器之於元。宗斯可免矣玉笛之朋淫花奴之詭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況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唐元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甚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使紂而無以加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耄猶安遯野藉令微子秉清剛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猜之素陰惡其匡正之子違陽被以爭立之碯怨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耄可以聲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則微子雖死而疚懷深矣又令幽囚待戮鉤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憤怨離心之多士播棄之黎老抉長幼之大義矯適庶之虛名𢷾戴元良明加易置而文王服事

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篤則微子以之死而之生商祚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鬯則不但如成湯之有慙德且使蕭鸞陳項之懷逆以簒者假爲口實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欲救亡而祇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名不順則不敢徇捐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昏以祈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廸惟一去之差爲自靖也爲亡國之公子易爲去國之元子難罔爲臣僕於周易罔爲兵端於商難仁者之用心固有然已迨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遯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也及乎紂亢已殄元王幾

餒而後亦白其馬以來賓則行遯之初何嘗有存祀之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永存紂裔微子固將浮沈寄食歸骨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以就封于宋周人以是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盡然傷心特以廟食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天倫之至愛處無嫌之地而箝舌以同昏是愈疏也當家邦之喪而外附以免禍是助逆也況乎際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尺土之可依受仇讎之新命行同犬豕而恩斬萬葛亦安足列於人類哉存祀云者不仁之

人降以求榮藉口之詞也非孔子之以稱微子者也邪說與天理滅可弗辨與讀微子之篇察其勢之所値心之所存可以折其妄矣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三終

明衡陽王夫之譔

上

大原惟天萬物之大原惟天地天下之大原惟君人之大原惟父母繇一而向萬本大而末小本大而一者理之一也末小而萬者分之殊也理惟其一道之所以統於同分惟其殊人之所以必珍其獨故父母者人道之大也以大統小而同者疏故天地父母萬物而人不得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道無為天地有為物生於有不生於無故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父母萬物子法父母故人法天地而道不可法有行於無無不行於有故人宏道而天地不

資道以宏。天地無心元后有心無心無擇有心有擇故天地父母萬物而元后不任爲萬物父母而惟作民父母天地無作而父母之道固在元后不作而父母之道曠矣元后非施生而父施母生故父母配天地之施生而元后必待作而後均於父母與物同者疏獨民有者親則天地疏而元后親有施者親無施者疏則天地親而元后疏親疏之殺效法率行之別大小之異本末之差分之殊也天地元后父母其道均也理之一也理一而分殊此之謂也道不任父母萬物而天地任之故周易並建乾坤以統六十有二之變不推於自然之理而本於有爲之健順元后能以其不施生者作而贊天地父母之施生而後可以繼天

地以均於父母故人無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天地率繇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萬物父母率行於一陰一陽之道以生子故孝子事父母如天地而帝王以其親配上帝元后效法天地以父母民故忠臣稱天以誄君而戴之以死生以小承大而德無不充故太極之成男成女者第四圖圖父母之施生也而與太極絜其大以大統小而道漸以分故太極之二殊五實圓於太極之中而不可伉也反其所自生而親始之謂仁秩其所以生而類別之謂義仁之至義之盡以極天下之道盡於此矣昧於其漸降漸分源流親疏之序而陵躐以迫求其本乃爲之說曰萬物之生生於一也萬物之生生於道也一也者未有殊而未有

實也道也者非有心而非有為也無實之謂幻生無殊之謂歸一無心之謂不可思議無為之謂聽其自已則將於其率行者而效法之則將於其效法者而率行之顛倒採亂枵然自大而後元后不足以紀之父母不足以有之窒其必惻惻必隱之心則不仁亂其類聚羣分之理則不義仁義充塞而人禽之畛破矣夫道也者路也人率路以行路不足以有行也天地者實也虛不可分而實可分也雖有甚辯之口其能易吾言哉天地之生物求擬其似惟父母而已子未生而父母不贏子生而父母不損然則先儒之以乘傾地而皆圓為擬者誤矣析大乘之圓為小乘之圓而大乘損也子非損父母者也子生於父母而實有其子

物生於天地而實有其物然則先儒之以月落萬川爲擬者誤矣川月非眞離月之影而川固無月也以川月爲子以月爲父母則子者父母之幻影也子固非月有者也是天地不仁芻狗萬物之議也以小乘爲子大乘爲父母則天地父母無自立之體而分合一因於偶然將思成無父母對越無上帝是海漚起滅之說也何居乎爲君子儒而蒙釋老之說邪是其爲言也將使爲君父者土苴其臣子爲臣子者叛棄其君親而莫之恤何也生生於無爲之道則惟無生有而有者必非我之自生非我之自生强而合之不親矣而背棄之惡不恤矣道無爲而生民物則惟無也而後可以爲父母而有者不足以爲父母不足以爲父母

強欲有功誠賛疵矣而土苴之惡不恤矣及其下流則將覩臣弒君子弒父者亦與戮囚隸殺芻豢均也何也道固無擇生均則殺均也則將視逐殺無過之子炮烙無辜之民亦與薙艸伐木均也何也道本無功恩不任恩怨不任怨也是孔子之釣弋罪等於商臣宋萬而帝王之彰善癉惡曾不如立覩其死之牧人矣嗚呼吾知其有大欲存焉天地所健行无疆以成之者彼直欲敗之也父母所恩斯勤斯以鬻之者彼直欲死之也欲敗之故成不以爲德欲死之故生不以爲恩夫欲其速敗而疾死則亦何難哉紂衣寶玉以自焚而萬緣畢矣若此者惻隱之心蕩而羞惡之心亦亡也羞惡之心亡故楞然自大以爲父母不足以

子我天地不足以人我我之有生自無始以來而有之矣無始者無爲無心而我生矣無爲無心而人生矣無爲無心而物生矣故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弋介衆生之生於道一眞之法界也區生而失其大乃有分段之生死萬未歸一如大乘之小而未合川水之圓月影而非卽月也於是立一無實之法欲以合月影於天聚已散之乘於一而栩然自侈曰萬法歸一一更無歸而西江吸盡矣甚矣其愚也夫道也者路也路一成而萬里千岐合并具現於一日極天下之敏疾未有能效法之者不揣其必不能效法而棄其所可率行安忍自放貪大無厭舍所能而規所不能已終於不能而徒欲速敗而速死以戕物而自戕

均於紂之迷以速亡猶且枵然自大曰吾業已與道爲一矣是猶雲迷月影而曰水月之上合於天也羞惡之心猶有存焉者乎夫君子擬之而言議之而動悖羞惡之賓循惻隱之發知道之不任乎生知生之率行乎道知天地以有爲生萬物知父母以有施生子知元后以有所作而贊施生者配天地而爲父母故以有爲之德業配天地而以有心之忠孝報君親斷其相統者爲尊則君尊於父斷其承天以施生者爲親則父母親於君斷自天地始而無先於天地生天地之道則在天者卽爲道以謹於法天順其理循其分終身繇之爲不遠之則聰明亶而繼天立極冒天下之道而皆實泰誓之言盡之矣

泰誓中

尊無與尙道弗能踰人不得違者惟天而已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舉天而屬之民其重民也至矣雖然言民而繫之天其用民也尤愼矣善讀書者繹其言而展轉反側以繹之道乃盡古人之辭乃以無疵言之無疵者用之一時而業以崇進之百世而道以建大公於天下而上下前後左右皆一矩絜之而得其平徵天於民用民以天夫然後大公以協於均平而持衡者愼也故可推廣而言之曰天視聽自民視聽以極乎道之所察固可推本而言之曰民視聽自天視聽以定乎理之所存之二說者其歸一也而用之者不一展轉以繹之道存乎其閒矣繇乎

人之不知重民者則卽民以見天而莫畏匪民矣鮮乎人之不能審於民者則援天以概民而民之情偽不可不深知而慎用之矣蓋天顯於民而民必依天以立命合天人於一理天者理而已矣有目而能視有耳而能聽孰使之能然天之理也有視聽而有聰明有聰明而有好惡有好惡而有德怨情所必逮事所必與矣莫不有理存焉故民之德怨理所察也謹好惡以亶聰明者所必察也舍民而言天於是而合於符瑞圖讖以徼幸假於時日卜筮以誣民於是而抑有儌以從康者矯之曰天命不足畏也兩者爭辯而要以拂民之情乃舍天而言民於是而有築室之道謀於是而有違道之干譽於是而抑有偏聽以釀亂者

矯之曰人言不足恤也兩者爭辯而要以逆天之則夫重民以天而昭其視聽爲天之所察曰匹夫匹婦之德怨天之賞罰也俾爲人上者之知所畏也古之人已號號乎其言之矣若夫用民而必愼之者何也民之重重以天也匹夫匹婦之德怨爲奉天以行好惡之準而敢易言之乎唐虞之於變時雍成周之徧爲爾德今不知其風化之何如也意者民之視聽審好惡貞聽明著德怨淸爲奉天者所可循以罔愆乎然而古之聖人亦未嘗以無心而任物無擇而固執也垂及後世教衰風替固難言之矣司馬溫公入覲而攤輿緣屋以爭一見矣李綱陷天子於孤城以就俘而讙呼者亦數萬人矣董卓掠子女殺丁壯而民樂其

然臍矣子產定田疇教子弟而民亦歌欲殺矣故曰教已衰風已替而固難言之也舜之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民之視聽非能有所稽者也盤庚之誥曰而胥動以浮言民之視聽一動而浮游不已者也然唐虞三代之民固已難言之而況後世乎且夫視而能見聽而能聞非人之能有之也天也天有顯道顯之於聲色而視聽麗焉天有神化神以爲化人秉爲靈而聰明啟焉然而天之道廣矣天之神萬化無私矣故凡有色者皆以發人之視凡有聲者皆以入人之聽凡有目者皆載可視之靈凡有耳者皆載可聽之靈民特其秀者而固與爲緣也聖人體其化裁成其聲色以盡民之性君子凝其神審其聲色以立民之則而

萬有不齊之民未得與焉於是不度之聲不正之色物變雜生以搖動其耳目而移易其初秉之靈於是眈眈之視憒憒之聽物氣之薰蒸漸漬其耳目而遺忘其固有之精則雖民也而化於物矣夫物之視聽亦未嘗非天之察也而固非民之天也非民之天則視眩而聽熒曹好而黨惡忘大德思小怨一夫倡之萬人和之不崇朝而喧闐流沔溢於四海旦喜夕怒莫能詰其所終若此者非奉天以觀民孰與定其權衡而可惟流風之披靡以詭隨哉故曰天視聽自民視聽而不可忽也民視聽抑必自天視聽而不可不慎也今夫天徹乎古今而一也其運也密而無紘然之變也其化也漸而無猝然之興也穆然以感而無樊然

之發而不可收也然則審民之視聽以貞已之從違者亦準諸此而已矣一旦之嚮背蘄之如不及已而釋然其鮮味矣一方之風尚趨之如恐後徙其地而漠然其已忘矣一事之愉快傳之而爭相歆羨旋受其害而固不暇謀矣教之衰風之替民之視聽如此者甚夥也故酷吏之誅鋤細人之沾惠姦人之流沸辨士之立談以及乎佛老生死苦樂之猥言視之而目不給於覩感聽之而耳不厭於稱說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予也抱幽獨之孤志持靜正之風裁慮遠而妨小利執古而矯積風以及乎君子高堅中道之至教視之而不愜於目聽之而不辨於耳亦民情也而固非天所奪也惟夫如紂者朋凶播惡積之已深而毒

民也亟民之視聽允合乎上帝之鑒觀則順民以致討而應乎天然且文王侯之終身武王侯之十三年之後不敢以一時喧騰之詛呪一方流離之情形順狥其耳目徐而察之獨夫之定論果出於至公然後決言之曰此民之視聽卽天之視聽所察也上帝臨女可勿貳爾心矣雖然武王於此重言民而猶有所未愼也旣曰民之視聽卽天矣則今日億萬人之倒戈以北者惟民也他日多士多方之交作不典者亦惟民也民權畸重則民志不甯。其流旣決挽之勞而交受其傷將焉及哉民獻有十夫而視無不明矣聽無不聰矣以民逆天而以天鑒民理之所審情之所協聰明以宣好惡以貞德怨以定賞罰以裁民無不宜天

無不憲則推之天下推之萬世而無斁故曰天視聽自民
視聽民視聽自天視聽展轉繹之而後辭以達理以盡也

泰誓牧誓

割正方夏綴不輯之臣民建不拔之業必有實焉非僅以
名也革命者應乎天順乎人乃以永世天者無能名者也
民者不知有名而好之者也故應天者以心順人者以事
無怍於心無歉於事天人皆應之何取於爲之名而斷乎
人之是己斷乎人之非彼乃足以承天而定民志邪雖然
名之與實豈相離而可偏廢者乎名之與實形之與象聲
之與響也形聲成於己而象著於天下之目響徹於天下
之耳耳目移而心志從定亂世之天下御亂世之人心舍

是奚以哉世之降也民志之不易乎也無怍於心而慚乎
人之信操獨行者有不能喻之妻子者矣無歉於事而慚
乎人之從修禮容者有不能合於鄉黨者矣奚況四海之
廣兆人之衆桀傲譎詐者相乘以相難乎是故以周之世
德革紂之窮凶仰不媿天而下爲萬方之待命則牧野之
師卽不歷斥獨夫淫凶之罪以與爭逆順之名姑與含宏○
養忠貞之世德庸詎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而旦北面夕仇
讎揭元后父母之義聲摘醉飽房帷之隱慝大聲疾呼詬
誶無餘以貸士卒之勇不已過與夫名者在彼在此之無
宅者也從君與父之道而言之仁不仁之名正矣從臣與
子之道而言之義不義之名亦可正矣保無蹶起而興蹊

田奪牛之訟平而固不然也天下喪其實以實救之君子修其實而據以爲德天下喪其實且喪其名以名顯之君子必正其名而立以爲直名者人道之大者也治逆亂之天下君以賊道王臣以□□民以禽道生既喪其實尤喪其名王者去死而奠之生珍人而殊之禽實既爭於天下而名居尤重之勢必自我正之而後天下之耳目治而心志一不仁者不可以爲父母正其名而仁乃昭不義者不可以爲元后正其名而後義乃著名之自生天隱而不與以可知名之既立民愚而不能知其故名賊爲君而君之君之名可移也□□□而臣之臣之名可移也名禽爲人而人之人之名可移也正者正其不可移者也故以

臣代君以征伐有天下不極其名以昭示其實則詐諼強力者亦且挾實以搖天下之人心而仁義永亡嗚呼三代以下統愈亂世愈降道愈微盜憎主□□恬不知怪以垂至於今豈徒實之不逮哉名先喪也漢鑒秦之喪實而昧於秦之喪名苛政去而禮樂不興劣一賈董之粗陳古道且如病者之忌藥也則先王之道非喪於秦而喪於漢然其聲纍秦之罪發義帝之喪名厪存焉而漢之流風因以賢於唐宋唐起晉陽以自救其死非有生天下之實也乃陽尊楊侑以拚耳則名隨實而喪宋顧盼而奪孤兒之位業已無可為名也厪以小惠餌天下而縻之塗飾技窮拱手以授赤子於他國而實亦隨名以無遺嗚呼唐宋之

天下朝廷無義問天下無適從亂日生而盜□□蓋纂
行之殃民者淺而邪說之殄民者深也名之不正邪說之
所繇生也元順之不仁而毒天下之生靈亦如紂而已而
揆諸天地之大義率□□□□之則□□□未有也洪武
之治以實論之非貞觀建隆之不可企及者所爲卓絕古
今功軼於二王道隆於百世者拔人□□而昭蘇之名莫
有尙焉夫修其實以得其名者君之道也顯其名以昭實
者臣之職也故湯憂□實而仲虺作誥武未受命而周公
賦雅喻后志以靖民心商周之王業光而千秋之分義定
雖桀紂以禹湯明德之裔允爲天下君者且顯黜之以奪
其元后之尊而正名之曰獨夫無務包荒以疑天下之耳

目何赫赫也鄙哉青田金華之爲臣乎始昧卷懷之義後
矜姑息之仁狥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錫□□以
美謚奬□□之恬棇列□□於祀典假□□以侯封□□
□□□□□□□□三恪襃飛廉之就戮等張許之孤忠
奬□□□□奔爲紀侯之大去其尤悖者□□□□□
□□□存遼金以仍脫脫之僭使獲麟之後步後塵者爲
蝸涎之篆顧區區以戢友誎存士誠侈蕩定之勳而擠其
補天浴日之顯功不已陋與弗望其爲仲虺周公也使得
如陸賈班彪之知逆順揚滌除之寫猷斥□□□□庶
幾哉天下之覩聽淸萬世之綱維定又何至旋踵而□□
□之禍哉天地閉賢人隱當利見在田之時而括囊无譽

亦可傷也□□□□□□□□□□□

武成

漢賈生之論曰攻守異勢駁儒之言也而周初之事亘有以開之或武成成戴記之不足信邪抑武王太公之有未得也今請言之攻不足以守則天下不服守不足以攻則天下不信放牛歸馬亟示天下以不用兵未十年而東征之役起則亦不足以立信於天下矣東人未靖非不可知遽偃武以告成亦已疏矣抑知其不可遽偃姑偃之以安反側迫其後又徐圖之邪則操覩四莫三之術以籠愚賤是術也迺以道貞治爲守天下可久之規者所不屑也絜陽縱陰操之智計爲或攻或守之權謀爲誤而已矣故曰賈

生之說周初之事有以開之也武成之書不足多取孟子言之矣而非盡史臣之誣也以武王伐商之事較之湯文則武王實有間焉奚以明其然也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勢之難易理之順逆爲之也理順斯勢順矣理逆斯勢逆矣君臣之分上下輕重先後緩急之權衡其順其逆不易之理也守天下者辨上下定民志致遠而必服垂久而必信理之順卽勢之便也攻以此攻守以此守無二理也無二勢也勢處於不順則事雖易而必難事之已難則不能豫持後勢而立可久之法以昭大信於天下所必然矣故武王非不知十年之中且有東征之役而不能黷武以爭伏莽之戎勢處於不便也

故曰武王實有門焉非盡史臣之誣也夫順逆者輕重之委也輕重者權衡之所得也權衡立而輕重不爽輕重不爽而先後不忒先後不忒而上下不拂上下不拂則大順而無逆權衡審於理順逆成於勢端舉而委從故曰理外無勢也是故成湯之取天下亦誅君之舉也文王之專征伐亦代商之勢也然而有異焉湯文之勢攻可守也武王之勢非以守者攻也則何以明其然邪桀之無道章顯見吾助之紂之無道崇黎助之奄徐繼助之夫甯不知三孽崇黎罪薄於桀紂而有虔秉鉞先及三孽徐乃爲南巢之放汝墳受索率以服事姑用懲於崇黎之戡將毋罪罰之輕重不稱而底定之後先爲已拂與乃審理以爲權衡而

輕重固有不然者首惡而爲惡之淵藪者重從惡而爲惡之朋黨者輕此情之輕重也首惡者君則以貴治賊末減而輕從惡者臣則用下罔上加等而重此理之輕重也守天下者正名定分而天下信惟因理以得勢攻天下者原情準理而天下服則亦順勢以循理是故三蘗崇黎亟試其鈇鉞而緩桀紂以悔禍之路湯文之爲此者以循理而勢已無不得矣故朋兇先翦獨夫無助待其怙終不悔則羽翼已摧四海永清而無反側之可憂矣夫文王之至德足以服六州而久其信故其後東郊大擾而西土南國悠然於棫樸芣苢之側不待覲文匿武以相鎮撫固已有成效之可覩矣藉令成湯升陑之後投兵於淵焚車於野數

世之內自可無再詰多方之舉然而有所不必也天下已無奄徐帖然相喩於一王之下日講武於國而自可亡疑也牧野之事則異是矣誠有問矣後同惡之討先殷郊之戰低昂於輕重者因乎情而較量乎順逆者拂其理令以此道而守天下則臣主貿其安危上下失其厚薄固非安上治民之大經非大經則不可以守不可以守而以之攻王也而近乎霸矣冠雖敝也而亟裂之源雖濁也而亟塞之黨邪醜正者實繁有徒且逍遙而觀望乃櫜弓戢盾以慰之曰吾不爾求也譬之治瘍者急肉其從潰之穴而遽矜勿藥之喜餘毒旁溢害且滋深故子嬰降而成皋之戰方興王莽誅而長安之亡益亟皆必然之勢也自非文王

培義之深則商奄之亂周亦危矣哉大告武成而偃兵以示天下武王其有姑且之心與則惟權衡未審而不協於理之大經也故春秋者王道之權衡也罪均從情情均從理邾鄭伐宋同爲外君則序邾鄭上以邾首禍不以鄭大而畸重之公及齊人狩於禚魯親齊疏則人齊侯而不貶公不以魯莊忘仇淫獵而亟誅之劉單從王猛以爭立王猛尊而劉單卑則先二子而書曰以不以王猛違君父之心而亟誅其競陽虎囚季斯斯貴而虎賤則書曰盜不以斯積僭君之惡而冀幸其敗守春秋之法以守天下卽可奉春秋之法以攻天下攻而莫不服守而莫不信則牛不必放馬不必歸詰戎兵以防不虞而人固知其無玉石俱

焚之心奉守之理以攻存攻之勢以守道合於一而天下平矣

洪範一

天下無數外之象無象外之數既有象則得以一之二之而數之矣既有數則得以奇之偶之而像之矣是故象數相倚象生數數亦生象象生數有象而數之以爲數數生象有數而遂成乎其爲象象生數者天使之有是體而人得紀之也如目固有兩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二指固有五以成象而人得數之以五數生象者人備乎其數而體乃以成也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而尊卑之象成族序以九而親疏等殺之象成易先象而後數疇先數而後象易變也變無心而成化天也天垂象以示人而人得以數測之也疇事也

事有爲而作則人也人備數以合天而天之象以合也故疇者先數而後象也夫既先數而後象則固先用而後體先人事而後天道易可筮而疇不可占不知而作其九峯蔡氏之皇極與九峯之言曰後之作者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夫九峯抑知自然相因之理乎象生數則卽象固可爲數矣數生象則反數固可以擬象矣象之垂也孤立則可數之以一竝行固可數之以二象何不可以爲數數之列也有一則特立無偶之象成有二則竝峙而不相下之象成數何不可以擬象洞極之於雒書潛虛之於河圖毋亦象數之未有當而豈不能廢一以專用之爲咎乎九峯不知象數相因天

人異用之理其於疇也未之曙者多矣夫疇何爲者也天錫禹而俾敘乎人事者也人事有必至之數賢者不能贏也愚者不能縮也數有必因之序先者不可後後者不可先也數有必合之理相遇而不可違相即而不可離也數有相得之情發乎此而應乎彼通乎彼而實感乎此也而後彝倫攸敘而勿之有斁也是故易吉凶悔吝之幾也疇善惡得失之爲也易以知天疇以盡人而天人之事備矣河出圖雒出書天垂法以前聖人之用天無殊象而圖書有異數則或以紀天道之固然或以效人事之當修或以彰體之可用或以示用之合體故易與鬼謀而疇代天工聖人之所不能違矣乾者天之健也坤者地之順也君子

以天之乾自強不息以地之坤厚德載物乾坤之德固然君子以之則德業合於天地小人不以自喪其德業而天固不失其行地固不喪其勢此易之以天道治人事也初一曰五行行於人而修五行之政次二曰五事人所事而盡五事之才不才之子汨五行而行以愆遂皇不鑽木則火不炎上后稷不播種則土不稼穡不肖之子荒五事而事以廢目不辨善惡謂之瞽耳不知從違謂之聵矣此喻之以人事法天道也惟其然故易可通人謀以利於用喻不可聽鬼謀而自棄其體也乃其所以然者天固於圖書而昭示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五位相得而五十有五之數

全天無不彰之體固有其五十有五而不容缺雒書之數四十有五四十有五則既缺其十矣缺其十者盡人之用止於九四方四隅之相配固可合之以成十而必待人用以協於善天不能使人處乎自然無思無爲而道已備也天數極於九地數極於十十陰而九陽天義而地惠陰養而陽德夫人之爲道既異於天之無擇矣抑陰以扶陽先義而後惠厚德而薄養人之上不凌天下不亂於物者賴此耳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一三五七九可使相得而十二四八六十不可使相得而九盡人之用曲能有誠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協情比物固足以十而成五十有五之數惟曲不致而用終隱遂自晝於九之區宇天無待而人能

配天者存乎修為之合也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天無為也無為而缺則終缺矣故吉凶常變萬理悉備而後自然之德全以聽人之擇執人有為也有為而求盈盈而與天爭勝爭之而僥勝則心知血氣之害烈不爭而僥得則偷惰之計生況乎血氣心知之所限成敗倚伏之相乘必無固盈焉而能與天爭者又奚待計其勝負哉故緝裘以代毛鑄兵以代角固有之體則已處乎其缺合而有得而後用乃不詘雖汨五行者不能亢也故雒書缺十而極於九十之盈者天也九之缺者人也不可以天之數求人不可以人之數測天化極於十事止於九虛張其事以妄擬於化斯誣人之不足以亢天之有餘而人道不足故曰九峯

之於疇其尚未之晰也藉其知之則不以九疇之敘聽之蓍策矣今夫蓍策之用虛其一分爲二掛其一揲以四人之營也分二而左右之多寡無心鬼之謀也五行作而五用成五事踐而四體正八政修而三官理五紀順而八象外皇建極而一德立三德乂而六用和稽疑用而七占神庶徵應而二塗啟五福六極審而九數從詳見稗疏銖絫不爽於衡影響不差於應自人爲之自人致之而彝倫於是敘焉惡有不可知者以聽於鬼謀乎聽於鬼謀則已昧於九者之爲疇而惟人之攸敘矣夫惟其然是以知蔡氏之皇極於象無當也於理無準也而於數固無合焉無當於象九峯自知之矣一一而原原孰之原九九而終終孰之終

豈若乾之實有其理未濟之實有其事乎求之於天無有原也求之於人事未有終也求之於洪範非一曰水之爲原六極弱之爲終也不可以象則不可以占乃曰易用象而疇用數以自文其過不知易之固有數而以己之偏誣易之實不已妄與雖然其猶有辭矣若夫無準於理則更無可爲之辭矣天下之生無有自萬而消歸於一者亦無有積一而斯底於萬以不可收者自萬而歸於一釋氏葢言之矣積一生萬而不可收老氏葢言之矣老氏之言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然則曰盈曰積而天地之不足以容矣天地之生無可圍之變有必合之符有潛復之用無窮大之憂蔡西山之言律也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聲

音之道卽令有然者亦不可以盡天下之理九峯徒讀父書遂欲以九寸之管括萬化以一律斯已陋矣以律通歷可合也而不盡合也以律歷括天下之數偶有合焉而固不合也況其以括天地之變蕃人事之亹亹者乎緐人而測聲之高下以爲長短輕重洪細多寡之數則黃鐘之實可有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虛立之杪忽緐人而測歲之積分以爲氣盈朔虛中候閏餘之數則歲周之實有其二百五萬九千九百一十四之分杪此據蔡氏書所用歷法非律與歲實有之人不得已用數以測之也若夫五音十二之旋生日月星辰之密移則人所謂虛而彼且盈人所謂長而彼已消夫何嘗固有一成者乎且律之遞減也蕤賓之

下生損至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則律短陽虧音殺而不成則大呂用倍得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爲夷則之生夾鐘無射之生中呂猶是也以故中呂之實能有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不使亥律道絕乎黃鐘而以已之應鐘九萬三千三百十二爲極下益萬籟之聲無漸減漸衰至於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之調實維天下之生無漸減漸衰不可復生以嚮於無之理則亦無衰減之極僅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而一旦驟反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勢律以漸損損極而不得益故寄衰於應鐘而不於中呂皇極之數以漸益益極而無所損則業已餘一而九餘九而入十一餘入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餘六千五百六

十一而四千三百四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乃大雪之末冬至之初俄頃而驟反乎一彼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者果何往邪將替而無之則其滅無端將推而容之則無地可容矣抑將括而一之則其一者厖然巨物天地之間無肖之者豈獨冬至子半有此洪洞無涯之氣應哉且律云不反亦西山之臆說非不反也於蕤賓之下生大呂倍用焉而反矣於徵羽之五十四四十八生商角焉而反矣乃中呂之半上生黃鍾於數懸絶則以黃鍾爲中聲而非始中呂亦爲中聲而非始故朱子曰聲自屬陰中呂以下亦當數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是說也蓋與易有十二（陰陽各六）卦用其六之理若合符契是故在

巳而衰至午而盛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之益一上生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捷往捷反至密無間今皇極數於大雪之末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既無可損使下生冬至子半一之理而芒種之末夏至之初二千一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有半亦當旋爲往反俾得所歸以配陰陽升降衰王之迴乃繇一向二若筦庫之數倉儲勢限於無所歸乘除術窮遂至窮奢極繁一往而不謀所終豈今年之冬至繇一向多以趨於大雪而明年之冬至繇多反一自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趨於大雪漸減而歸於一乎抑明年復益一以趨大雪者可有八千六百九萬三千四百四十二耶自有甲子以來至於今日

窮天下之算不足以紀之矣藉其不然歲自爲歲斷而不續則歲果何物各有形段可截取以爲一定之理數哉歷家歲實之數雖極繁衍至於閏而前之入限者或棄之矣非於大雪之末棄之也皇極之數積之不能棄之不可吾不知所測者何物所肖者何氣拘守往而不反之家傳顯背戳有十二之師說乃云天之垂象禹之代工理胥此焉不亦誣乎將焉用之爲戲而已矣乃若於數無合則尤著明而不可揜何也數之有徑圍者測數也其開方實數也圓徑一而圍三一而已矣非有三而人三之也圓徑一亦不啻圍三以圓三爲徑一者方田粗率耳用祖沖之密率按之則七而差一方徑一而圍四一而已矣非有四而人四之也開方之數有一爲一有二爲二實

有之而數其本積也故曰實也以一測圜而三不測則三不立有一於此而又有一於彼二之立也盲者能以手循稚子能以指屈二固立矣一生二非生二也二與一俱生先一後二可名之爲生也一生三從徑圜測之則有名而已矣非實也若云二生三則誣甚矣一與一爲二漸就於有二與一爲三復向於無一可云生二二其可以生三乎一伸而二二屈而三方伸忽屈則三安得生萬物故可曰函三而一不得曰伸一而三況可曰一生三三生九乎一生三彼二者何自而來三生九彼六者何緣而集求之雒書一合九而相得六與三分居左而不相合也法象之無徵生長之無端而曰始於一參於三者狥徑圍之虛測非

固有之實數且暗用老氏之說背君子之道矣乃九峯旣以徑圍之數伸一而三之伸三而九之矣亦必固用其術而後成乎其說何居乎又用大衍虛一分二之法但減四揲爲三以速獲而幾其當哉夫大衍之數開方之實數也一一而一一固立故一爲開方之母二二而四四固存故四爲開方之準四加一於中而二二以補其缺故三三得九而九爲開方之進一弱而無待於開開方之術始於二成於四進於九則四變九而非三生九也大衍之數五十者十十之開方而用其半也易陰陽十二位但用其半其一不用者開方之母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七七之開方也揲之以四者二二之開方也過揲之四九四七四四八四六歸奇之四三

四四四五四六者三二開方所有之實也歸奇十三亦掛一而爲十二餘倣此卦之六十四八八之開方也爻之三百八十四二十二十之開方而虛其四四也四四爲開方之始故虛之猶大衍之虛一則九九八十一之數易固有之而未用乃或以配律呂或以紀歷法則亦備其用於易而不待於疇矣易以開方立則統壹於開方皇極以徑圍立則當統壹於徑圍而其筮也著策亦五十不可得三而圍之也徑三七則圍六十六虛一不用亦用四十九亦不可得而三圍之也以徑圍立法而中乘於徑圍則既駁雜而不成章又況歸奇有用而過揲無足紀爲棄其實而徇其餘哉其尤疵者兩偶之掛十三而謂之二兩奇之掛七而謂之一一奇一偶之掛十而謂之三取法無徵

合數無準矣當於函三之義哉即徇九峯之旨以掛扐之
一爲贅疣而其函三也三四十二之多覆得四五六之用
三三如九之少覆得七八九之用屈多以就少伸少以使
多而大小忒矣其爲一也二可謂之一五可謂之二八可
謂之三則誣奇以爲偶誣偶以爲奇而陰陽亂矣名皆杜
撰而事等兒嬉藉此以與神物而前民用期以取受如嚮
之傚是雖卜賢於元龜揚雄聖於大昊矣故曰不知而作
也夫疇人事也筮鬼謀也人侵鬼而神不告鬼治人而人
喪其成能假令九疇可以與神物之用則明用稽疑近取
之洪範而已足矣必五兆索卜二占求筮也與哉九疇之
則雒書也取象有位推行有序成章有合相得有當詳稗究

今加以牽合附會之譏滅裂而決棄之乃刻桅膠柱一其初一而九其次九徒於一九相函之際虛設一八十一之數借徑於揚雄竊法於劉歆三統歷法得師於老子託始於徑圍中溢於開方冪密率之參差就方田之疏算裁多使少亂偶以奇限以歲時迷其往復似律而無半倍之用似歷而無盈縮之差固矣哉九峯之為數也宜其不足以傳矣雒書之遺畫猶存洪範之明徵具在學於聖人之道者無輕作焉可也

洪範二

五行者何行之為言也用也天之化行乎人以陰隲下民人資其用於天而王者以行其政者也天之化盡於五者

乎未然也天之化於五者統其同於五者别其異乎未然也陰陽寒暑燥溼生殺其用不可紀極動植融結殊形異質不可殫悉固不盡於五者也金亦土也煉之而始成火隱於木也鑽之而始著水凝爲冰則堅等於金木腐爲壤則固均於土不可别而異之也極北堅冰而無水大海渟流而無木山之無金者萬而有金者一火則無人之區固亡有也不可統天壤之閒而同之也天之生物也與其生人也均之乎生天之育物也與其育人也均之乎育故物之待生待育於天之化亦猶之人也而其生其育五者有不行焉則亦不資之以用魚不資乎土蚓不資乎木蠹魚不資乎水凡爲鳥獸蟲魚者皆不資乎火與金則五者之

化不行於物物亦不行焉夫物之以生以育不悉用夫五者則其才其情其性亦不備五者之神矣故五行者不可以區天之化不可以統物之同天惟行於人人惟用以行葢人治之大者也其為人治之大者何以厚生也以利用也以正德也夫人一日而生於天地之閒則未有能離五者以為養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生也可厚亦未有能舍五者而能有為者也具五者而後其用也可利此較然為人之所必用而抑為人之所獨用矣繇其資以厚人之生則取其精以養形凝乎形而以成性者在是矣成乎質者才之所繇生也輔乎氣者情之所繇發也乘氣而生神者性之所繇定也而有生之初受於天者其剛柔融結之神受

於父母者亦取精用物之化也得其粹則正不足於一而枵有餘於一而溢則不正故王者節宣之以贊天化而成人之性是德之繇以正者此五者也繇其資以利人之用則因其材以敦乎質飾其美以昭乎文推廣其利以宣德制用其機以建威是禮樂刑政之資也而觀其所以昭著察其所以流行感其所以茂盛嗇其所以靜凝則考道者之效法存焉而慎用之以宜則正淫用之以逞吝用之以私者則不正故王者謹司之以宰制化理而立人之義是德之所繇正者此五者也故大禹之謨云六府惟修穀卽土之稼穡三事惟和而統括之曰九功功者人所有於天之化非徒任諸天也今夫五者之行於天下也天子富有而宏。用

之而匹夫亦與有焉聖人宰制而善成之而愚不肖亦有
事焉四海之廣周徧而咸給焉而一室之中亦不容缺也
胥天下而儲之曰府人所致其修爲曰功待之以應萬物
萬事於不匱曰行王者所以成庶績養兆民曰疇是則五
行之爲範也率人以奉天之化敷天之化以陰騭下民而
協其居其用誠洪矣哉所以推爲九疇之初一而務民義
者之必先也然其爲義也亦止此而已善言天者言人之
天也善言化者言化之德也善言數者言事之數也若夫
比之擬之推其顯者而隱之舍其爲功爲效者而神之略
其眞體實用而以形似者強配而合之此小儒之破道小
道之亂德邪德之誣天君子之所必絀也王者之所必誅

也何居乎後世之言五行者濫而入邪淫莫之知拒也凡夫以形似配合而言天人之際者未有非誣者以元亨利貞配木火金水者似矣而未盡然也易之贊元曰萬物資始乃統天木其可爲金水之資而天受其統乎可云元之理發端於木不可云木之德允合乎元道有其可合而合不可執元於人爲仁木之神亦爲仁其可合者也在天在物在人三彔而固有不齊之道器執一則罔於所通矣以貌言視聽思配五行爲比擬之說以實之似矣而實不然也欲爲之辭矣患無辭哉以貌配水而可有其說以貌配木火金土未嘗不可有說也似而似之不必似而似之於此不似而他求以似之終不似而武斷以似之以鑿智侮

五行則誣道以誣民咎不容諉矣夫王者敬用五行慎修五事外敷大政内謹獨修交至以盡皇極之猷爲者各有其道不偏重也其憲者則天也其學者則聖也其取以爲善者人也奚待鑒於水以飾貌觀於火以謹言取法於木以正視折中於金以審聽求於土而慎思哉強其似以求配也於五事之敬用也奚益其不似也奚損庸心於無足肩口給而實無所效我不知爲此說者之將以何爲邪洵然則九疇之敍但一五行而已足又何取餘八之繁言乎故曰小言破道小道亂德致遠必泥君子之不爲久矣自是而往邪說之侮五行者無所不至矣京房之以配卦氣也屈乾於兌而金之而天維裂合震於巽而木之陽德衰

也醫者之以配五藏言生克也是心腎肺肝之日交戰於身中也黃冠之以配神氣魂魄也是無形之中而繁有充塞之質也下此而星命言之相術言之日者葬師言之無可爲名以惑天下則挾五行以搖蕩人心於疑是疑非之際嗚呼天所脩在而錫禹所祗台而受武王所齋沐而請箕子所鄭重而陳上帝之以行大用而下民一日非此而不行者乃以爲小人游食之口實道之喪也誰作之俑則劉向父子實始倡之而蔡神與祖孫三世之習而溺焉咎將奚諉其他技術之流又不可勝誅者矣聖人之言言彝倫之敘也所謂務民之義也修火政導水利育林木制五金勤稼穡以味養民以材利民養道遂庶事成而人以事

父出以事君友於兄弟刑於妻子惠於朋友者德以正焉因天之化成人之能皆五行之用也初一曰五行義盡於此矣言五行者繹其旨修其事辨義利酌質文惟日孜孜而不足奚暇及於小慧之紜紜

洪範三

人之體惟性人之用惟才性無有不善爲不善者非才故曰人無有不善道則善矣器則善矣性者道之體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湯武身之也謂卽身而道在也道惡乎察察於天地性惡乎著著於形色有形斯以謂之身形無有不善身無有不善故湯武身之而以聖假形而有不善焉湯武乃遺其精用其粗者豈弗憂

其駁雜而違天命之純哉是故貌曰恭舉貌而已誠乎恭
矣言曰從舉言而已誠乎從矣視曰明舉視而已誠乎明
矣聽曰聰舉聽而已誠乎聰矣思曰睿舉思而已誠乎睿
矣誠也者實也實有之固有之也無有弗然而非他有耀
也若夫水之固潤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無所待而然無
不然者以相雜盡其所可致而莫之能禦也夫人之有是
形矣其虛也靈則既別乎艸木矣其成質也充美而調以
均則既別乎禽獸矣體具而可飾其貌口具而可宣其言
目具而可視夫色耳具而可聽夫聲心具而可思夫事非
夫擢枝布葉植立靡生之弗能爲牖矣是貌言視聽思者
恭從明聰睿之實也戴圓履方強固委蛇之足以周旋非

夫跂跂彊彊迅飛奔突之無其度矣齒徵脣商張淸翕澗
之足以達誠非夫呦呦關關哀鳴狂嗥之無其理矣白黑
貞明麗景含光之足以審別非夫從眶上瞼夜覩晝昏之
冥蒙錯愕瞀乎物矣重邪曲竅居遠通微之足以辨聲非
夫輭朶下垂茸穴淺闊之忽驚忽喜迷所從矣四應乎官
曲記持乎今昔之足以慮善非夫乍辨旋惛見咫忘尋之
安忽憤盈貪前失後矣是恭從明聰睿者人之形器誠然
也是故以澤其貌非待冠冕以表尊也手恭足重坐尸立
齊之至便矣以擇其言非待榮華以動衆也大小稱名逆
順因事之至便矣以達其明非待苛察於幽隱也鑒貌辨
色循直審曲之至便矣以致其聰非待潛審於纖曲也法

巽兼容忠佞有別之至便矣以極其睿非待馳神象外巧揣物情之爲慧也因物以格卽理以窮之至便矣故曰天地之生人爲貴性焉安焉者踐其形而已矣執焉復焉者盡其才而已矣踐焉者無有喻之也盡焉者惟其逮之也嗚呼貌則固恭不恭者非人之貌乎言則固從不從者非人之言乎視則固明不明者非人之視乎聽則固聰不聰者非人之聽乎思則固睿不睿者非人之思乎然而且有媟貌而蕩言者則氣化於物也氣化於物而動不因其繇動言不因其繇言是故土木其形炙輠其辨退而循之莫能明其所自出其自出者之固恭固從末之有與矣然而且有視眩而聽熒者則物奪其鑒也物奪其鑒而方視有

明者著履一於北幽以治明也夫以數則約四十有四於一而以一臨四十有四之詳所履者一約以治詳也以是知一之爲極而前之釋者以五當之無當於象無當於數訓詁之泥也夫中五者居龜脊隆起之位天之陰隲隲陽之用也

所以起元后之功用粲然環列爲北水南火東木西金中土之法象安能消歸其已有而一之乎今夫元后之理兆民其協民居者八政是已攸敘彝倫者五事是已當其詳以敷政不可略也八政以備舉其法而協者罔弗協然而君弗能尸也三官百尹舉盡其猷爲乃協也抑其修之於身必克懋夫五事以謹司其原敘者罔弗敘然而爲功也密不能必天下之遵也元后自嚴其視履者也故八政

必有所自舉有所自廢五事必有所自貞有所自淫天子之得失兆民之善惡聖人之所劼毖而不遑愚不肖之可興起而不倦藏之於幽守之於約一而已矣所建者於此中也於此和也所錫者靡弗迪也靡弗惠也居於幽以靜之域而操其約以嚴之幾位乎北會於一雒書之示人顯矣禹箕之擇善精矣豈有能易此者哉極則無可耦矣居幽而握要極乃立矣皇則極乎大矣治著而領詳極乃皇矣雖然言極者尤不可不審也異端之言曰抱一曰見獨曰止水之淵曰元牝之門皆言幽也皆言約也而藏於幽者不可以著執其一者不可以詳芒然於己而罔所建將以愚民而罔所錫彼亦以此爲極而祇以亂天下故曰尤

不可不審也夫聖人之所履一於幽以嚮明而治天下者其所會歸好惡而已矣好惡者性之情也元后之獨也庶民之共也異端之所欲泯忘而任其泮渙者也聖人之好惡安於道賢人之好惡依於德才人之好惡因乎功智人之好惡生乎名愚不肖之好惡移於習入政之舉惟好斯舉入政之廢惟惡斯廢五事之效其貞惟好斯勉五事之戒其淫惟惡斯懲好之興而惻隱恭敬生於兆民之心以成仁讓惡之興而羞惡是非著於兆民之心以遠邪辟其動也發於潛而從違卒不可禦其審也成乎志而禍福所不能移是獨體也是誠之幾也故允矣為極所自建也然而體則獨矣誠則但見乎幾矣而入方風氣之殊兆民情

志之賾忽一旦而好之蔑不好也一旦而惡之蔑不惡也自細腰高髻之纖鄙訖崇齒尚德之休嘉羣萬有不齊之好羣萬有不齊之惡不知其所以必好不知其所以必惡翕然沛然奔趨恐後以爭歸於一則此一者節宣陰陽可以善五行之用周流六方可以成庶疇之功類應天休可以承五福六極之勸威九與一應戴之在上故曰應天皇哉極哉一好惡而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務成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或曰夫旣統於一而好惡者兩端也不相雜者也何云一也曰兩端者究其委之辭也一者泝其源之辭也非所好則惡矣是本無惡而以其所不好者爲惡也其源一也物固有非所好而不必惡者然習而安以忘者好之速也厭而不必

遠者亦惟其勿好也故曰一也或曰五事之思視聽貌言之君也亦以約察乎詳以微治乎著何居乎寄四事之中五事之位在右肩四而不可統道以爲極曰思亦受成於好惡者也非其所好不思得也非其所惡不思去也好惡者初幾也思者引伸其好惡以求遂者也好惡生思而不待思以生是好惡爲萬化之源故曰極也且夫元后之思庶民思之則祇以亂聖人之思愚不肖思之則無所從惟好惡者可率天下以同遵者也悅生惡死喜逸怨勞王者必與兆民同而好善惡惡兆民固與王者有同情也皇哉好惡乎人而無好則居不就其所協勿論彝倫之敘矣人而無惡則居且安於不協勿論彝倫之斁矣性資情以盡情作才以

興緘之也密充之也大聖功之鑰聖治之樞也彼異端者抑之遏之縱之泆之而終不能也祇以斁其彜倫而逆天以誣民罪浮於鯀矣故曰尤不可不審也

旅獒

老子曰輕爲重根靜爲躁君惟其然也故樂觀物之妙微而聊與玩之以輕爲根以靜爲君其動以弱其致以柔以銳入捷出之微明抵物之虛而游焉艮可玩也夫人之有志心之所之皆可之焉有時迴出官骸不與物爲緣則足以於朋從之中邀其妙徼而惟志之所適彼所知者此而已矣若夫至理所麗充周融結治朋從而安以其土極乎謹嚴而無可玩則非妙微之可樂覩與游以喪其志者彼

固未之知也夫彼亦戒耳目之役而欲迴出之矣故曰爲腹不爲目爲目者黏滯乎物而與物玩者也玩物而物亦玩之玩人而人亦玩之利欲之細人爲天下所玩皆爲目之蔽也能不爲目物亦無得而玩之矣雖然天下之交相玩也甯有已哉以耳玩黏滯乎聲而聲玩耳以目玩黏滯乎色而色玩目固玩也以心玩者黏滯乎虛而虛亦玩心豈非玩哉選乎己而任心斯己貴矣選乎物而得虛斯己輕矣所以玩者貴則悅諸己者適與爲玩者輕則攖物之害也淺固且曰吾與天遊與物化泠然御風窅然而喪天下吾乃不自喪也然其相與玩而敗其度則與細人之流蕩聲色以不知歸者異趨而同迷有玩之之心則喪彼之

理交相玩而受其玩則己喪其貞今者吾喪我物相代於前而不知是游其精魄變動於天壤而莫適主無他樂觀妙徼銳入揵出者惟其志之不甯也。志之不甯者必有所求助以自據爲安不爲目而恍惚以無甯宇於是據其爲腹者以爲實專氣以實其腹而助志以求甯者也。夫志者氣之帥氣者志之役今乃倒權下授恃氣以自實塊然處錞以拒物而竊窺其消息之機以爲妙舍夷道之馳驅就荆榛以索徑彼亦勞矣而僅以爭得失於利欲之細人五十步之笑百步庸愈哉觀於旅獒而知君子之道至矣視彼其猶爝火矣夫君子不聽役於耳目以貪細人之得彼之所同也不營營於耳目以逭近刑之憂終亦不喪其耳

目目自爲目而卽目以求貞則彼之所憚爲者也夫君子不黏滯乎物而任志之喪彼之所同也不馭志以無知之腹與無主之氣而授之以𤍠則彼之所未能與知也故曰彼猶爝火也𤍠志者道也復禮以克己也貞耳目者度也存誠以閑邪也君子之治天下與其治一身一而已矣任大臣者不奬其儇利持志者不用其輕弱任百工者不詘其事功戕耳目者不墮其聰明蕐精義而用無不利健行而物無能奪也故道也者載乎物者也志也者治乎物者也應於彼應於此終日百應物皆載道而以其貞者從吾之志則不待逃虛擇輕處錞居靜而黏滯已無得而卷之無得而轉之矣道也者成乎物者也耳目也者取舍乎物

者也合則取離則舍迎目徹耳而不爽其度則物稱其志物稱其志則中正而從矩不待息機塞兌以戒動止躁而物受成於耳目耳目受成於志矣古之君子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用是也夫夫君子之言亦有與彼近者德盛而不狎侮不爲天下先之謂也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儉之謂也儉不先人老氏寶之矣而其寶之也實玩之也以恭儉狎侮天下而徼其利流同源別而貞邪迥異故曰彼猶熸火也耳目無以爲貞而息機塞兌以免於役如障水逆流一旦潰下而不可止志不得所貞而逃虛擇輕以利其妙如鷙鳥踽足以求遂所搏其用意也巧其持術也險其居勢也危其機一發而天下無能避其鋒輕也乃以重靜也

乃以躁豈直大德之累哉矜細行也正其所以賊大德也揆諸先王格遠安邇之至仁大義又奚但爝火之於日月哉皇哉道之不可離也天以降衷而人秉之以爲心故志宅之以甯乾坤以爲緼而變合以匝故氣配之以不餒民物皆載之以爲度故物皆德而德以爲物重以持之而無所玩動以之貞而無所喪誠存則邪自閑禮復則已無不克是以君子之道有本而不匱者也非若異端之爭於其末也

七世孫世全半溪謹刊

尚書引義卷四終